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〇六・史部・別史類

弘簡錄二百五十四卷(卷一百至卷一百六十)

〔明〕邵經邦撰

2285/06

弘簡錄

三

〔明〕邵經邦撰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邵遠平刻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二〇七毫米寬二九六毫米

弘簡錄卷之一百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幸輔 宋二之二

張齊賢 子宗諱孫 呂端

畢士安 仲游仲愈 寇準

李沆 父維 向敏中

張齊賢 子宗諱孫 寇準

李迺 子東之承之姪附李受

張齊賢 曹州冤句人徙洛陽父早卒家貧無以為葬河南縣吏

為辦其事兄昭度授之以經既長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為

人故字師亮常依太子少師李肅家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

獻十策曰下井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慎刑

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還

語太宗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與時可輔汝為相也及遷

弘簡錄 卷一百

進士齊賢偶其下第太宗不悅命一梅盡與京官齊賢遂以大

理評事通判衡州有劫盜論死入者五人至即活之自荆渚

至桂州置郵數千戶困於役奏減其半代還遷秘書丞知忻州

召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轉左拾遺時議皆言河東既平宜速下

幽薊齊賢獨具疏謂帝王舉亦動在萬全家六合者以天下為

心豈徒較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自古聖人先本而後

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

而利之民既安利則遠人欽服而至矣河東初平人心未固風

憲析代未有軍器入寇則田牧輒失擾邊則守備可虞正宜增

守要管左控右扼不當爭求小利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收

前日賦斂苛重者使經久可行擇州不便於民者委之以聞則

天下皆戴陛下之仁豈不美哉太平興國六年為江南西路轉

運副使推求前代鑄法於饒信虔州土產銅鐵鉛錫之所並爐

以饒州永平監所鑄為式歲鑄錢五十萬貫凡用銅鐵鉛錫若

千萬斤詣關面陳數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又奏南劍等處道途

送囚索牒視之率非首犯諸州罪人網送關下路死過半請委

強明吏慮同不實罪及原問官自是送者減半又奏江南宿弊

李煜籍民戶根多者一丁縣面自備器甲名為義軍并小民地

房錢吉州緣江勾欄錢編木浮居水場錢悉免之其勤究民弊

類此還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中遷右諫議大夫

大舉北伐值楊業戰沒上以策訪近臣齊賢自請行邊授給事

中知代州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時遼兵自朔谷入薄城下都

校馬正列所部南門外眾寡不敵邵署虛漢贊畏懦自固齊賢

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慷慨督眾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

弘簡錄 卷一百

美以并師來會戰至北井得密詔止美時遼兵塞川齊賢計賊

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乘夜伏兵二千於土磴砦又遣兵三

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望見意并

師已至駭而北走伏發掩擊大敗之擒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

甲甚眾端拱元年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復簡廂

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峙崞縣約以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

之我軍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

繁峙兵所敗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

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五年兼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入謁禁中上歎

其福壽厚加賜賚稱紳榮之會寧京庾王延德欲求外補托姻

姬李沆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耶怒其不自

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齊賢不欲累沆乃獨引咎罷為尚書左丞知定州以母老辭尋遣內艱水漿不入口七日自後日一粥終喪不御酒即起復禮部尚書知河南徙永興軍論提典芻糧閭門趙贊以豪橫抵法復歷襄州荆南安州真宗立召改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齊賢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為報有威里甲與乙交訟分財不均命具款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交易投之奏聞莫敢變郊祀加門下侍郎自負有致君之術與沆不相得每敷奏多不直議者以為疎闊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四年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上手札訪靈州有廢之議齊賢上言靈州斗絕當城鎮完全積路未便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為患危困彌甚南去鎮戎五百餘里東去環川六七日程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為之計若能增

弘簡錄

卷一百

三

齊賢錄

益精銳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兵從東界而入族約師期兩路交進設繼遷分兵以應我則乘勢而攻然後取城中軍民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獲平寧都歸舊貫再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為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汾州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暑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早寡無子盡畜貨產論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遣使就訊柴氏所對異狀謂齊賢子宗誨教之坐資太常卿分司西京貶宗誨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為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三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疏言臣在先朝慮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言者謂臣太過謂繼遷只是顧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及與以銀州

廉察庶滿其意後攻劫不已言者猶謂封獎未厚復賜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當靈池清遠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須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敵攻敵古今上策遂請封六谷名目潘羅支俾其展効與近臣謀見不同多為沮撓後繼遷果為羅支射殺邊患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志似不小臣慮乘大駕東幸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向使羅支尚在未足為虞今已淪亡斷鐔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言王清昭應官給符瑞有損謙德屢請罷役從祀汾陰進左僕射請老以司空致仕堯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定為人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畧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儒不忘舊恩

弘簡錄

卷一百

四

齊賢錄

神放之起齊賢實薦之李肅死為營葬事歲時祭以禮兄事裴父故吏雖貴不替昭度卒裴贈光祿丞特以受趙普薦至大位乃與秦王與多遜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諸子多能有立宗信內殿崇班宗諒殿中丞宗簡閤門祗候宗訥太子中舍宗禮殿學士雖累資登朝為大理寺丞然畏羈束故多居田里宗誨字習之少喜學兵法陰陽象數之書無不通究蔭補秘書正字遷太子中舍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擢開封判官三司度支勾院後為永興兵馬鈴轄徙鄆延路兼知鄆州劉石之敗黃德和遁還恐激為亂納而拘之以聞嚴斥候使老幼併力禦之敵引去領興州防禦使兼知邠州終秘書監致仕為人性貪雖謝事尤事貨殖子二子阜字叔謨素有才名人樂與游最善伊洙不以通否易意舉進士授秘書郎知新鄭縣擢著作佐郎

進直史館累官司封員外郎 子憲字彥章以舊在將作監簿
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歷太常少卿三
司鹽鐵判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徙揚州卒

呂端字易直餘慶少敏悟好學藍衫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
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著作佐郎直史館宋初遷太常丞
知後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假太常少卿副都崇信使契丹太
宗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為政清簡遠人便之秦王廷美尹京
瑞充開封判官會征河東王當居守瑞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
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從之尋坐王府吏違詔市竹木
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復判太常寺事出知蔡州有善政吏
民奏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兼侍御史知雜事奉
使高麗暴風折橋舟人怖恐端處之自若還遷戶部郎中兼判

弘簡錄

卷一百

五

辛酉宋二

禮院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偁尹開封端又為判官王堯坐
禪贊無狀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凡引對負譴寢散秩者
皆泣涕為請至端直陳無屈上知其無他命復舊官遷黃陽
賈黃中素重之留為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嘗因奏事
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趙普稱為真台輔
器歲餘寇準以右諫議參政上特遷端左諫議令班準上每獨
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戶部侍郎平章事從曲宴釣魚太宗賦詩
有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何意以屬端或謂其人
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任之與兄餘慶相去
未遠時論榮焉其為政務持重端大體以清簡為要與寇準同
列惡其不平請分日押班知印開升政事堂奏對多曲與同上
出御札戒諭自今政事必經端詳酌乃得聞奏端齋諫議不取

當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上以準兼樞密獨名與謀既退端遂
問曰常事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準告以故端問何
以處之準言上意欲斬於本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若此非
計之得願少緩之乃入奏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漢高祖尚
然矧忤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不可擒
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上問然則何如對曰以臣愚計宜置
於延州使善養視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
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即用其策曰微卿幾誤大事
母後病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皆端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
尚書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
太子英明陰與衆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勣知制
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
弘簡錄 卷一百 辛酉宋二

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
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
然後降階率羣臣呼萬歲以繼勣為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
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寓州籍其家
帝後每見輔臣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因其體體洪大官
庭階祀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皆名對便殿陳當世急務軍國
重大經久之事皆有條理垂意嘉納進右僕射監修國史明年
被疾罷為太子太保車駕臨問薨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正惠為
人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論意豁如也屢經揆退啟
歷四十年驟被獎擢不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
問及家事李惟清自樞密改中丞意端抑之乘端謁告彈奏常

參官以疾在告受俸者又構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何所愧畏耶同郡趙玉常脫端父琦於難端感其恩視玉孫紹宗如己子年十餘歲即表薦出身馮道亦鄉里世舊其子正之病廢分俸給之兩使絕域其國稱重後有往者必問起居其名顯如此子藩太子中含苟大理評事詩于牛僮身藹殿中省

冊日布衣簡在厥始齊賢不藉威恩執引居前端佐秦王獨逃厥愆卷簾審視後代稱焉

李沆字大初洛州肥鄉人曾祖豐泰陵令祖涓洛州團練判官父炳辟邢帥薛懷讓掌書記歷邠州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知許州以征金陵供億勞加侍御史卒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登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召試約束

卷一百

七

過將詣書太宗悅升居上等語宰相稱為嘉士賜錢百萬除右補闕兼直史館俄知制誥雍熙四年同知貢舉會宋白負謗清論獨歸之遷職方員外郎名為翰林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三年拜給事中兼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內艱起復知河南真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宮侍以師禮即位轉戶部侍郎復兼政事咸平初拜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帝北巡沆留守京師駕還沆郊迎命坐賜酒慰勞久之四年以南郊恩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帝問治道所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也嘗語及唐人植黨王室微弱沆謂佞言似忠表言似信如德宗受盧杞欺蔽千古恨之帝曰姦邪雖云難辨然久當自敗駙馬石保吉因緣戚里求為使相沆曰賞典之行須有

所學今保吉無文戰之勞恐磨物議力奏罷之判永興軍何亮上安邊書言李繼遷兵勢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因奏棄靈州三惠其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二自環慶起為西戎北竄界限今使合而為一三冀北馬所從出近來北邊匹馬無南取足西戎如拾靈武戰馬安資諸策洵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若不築二城以必爭之地居絕塞之外此與捨棄無異帝頗惑之因訪於沆對曰繼遷不死靈州決非我有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輿而歸稍遷中外輒輒以生息關右之民未幾靈州陷帝悔不從沆言由是益重之王旦初憂西北用兵每至盱食及契丹和親西夏納款旦喜以問沆沆曰善則善矣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節色大馬則土木甲兵禱神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悉如其言旦喟然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先是寇準與丁謂善屢薦謂才可大任沆曰顧其為人難使之在上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及後準為所傾亦大服之先是右正言朱異疏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宜委官司議其可否必經久可行而後行不可者止之上亦對羣臣言命令屢更其失治體異等所言不可不戒至沆為相言無他他惟不效朝廷法制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從之少以報國爾祖宗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於一時即所傷實多陸象先所謂庸人自擾之者此輩苟利一時之進豈念屬

民耶士大夫初聞沆言以為不切於事其後制度紛更公私困敝始信其言簡而娶云景德元年七月乙酉將朝疾作詔太醫診視遣候之使相望明日駕臨問賜白金甫還官而薨年五十八上驚歎趣駕再臨哭之慟對左右稱其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齡言終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錄其弟國子博士贊為虞部員外郎光祿丞源為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子宗簡大理評事至仁宗時詔配享真宗廟庭沆生平內行修謹言無枝葉皆切中興衰治亂居位慎密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隘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垣額壁損不以屑慮家人勸治居第不第維以為言沆曰吾每念內典以世界為缺陷安得完哉

卷一百
如意自求稱足耶與林一枝耶自快過耳至今人稱達者與諸第甚友愛尤器重維維字仲方博學知名善屬文凡巡幸四方典章文物多所參定嘗修七經正義續通典冊府元龜性寬易喜怒不見於色第進士為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獻聖德詩召試直集賢院為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仁宗轉尚書左丞預修真宗實錄遷工部尚書屢使契丹素重其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求換官除柳州觀察使改知陳州卒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處部員外郎公諱太子中舍

冊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仲尼之門子騫伯仲聖相之名何止於宋兩漢及唐莫之與共

向敘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漢符離令性嚴毅一千躬自教督

不假顏色常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從調赴京携以自隨及冠刻鴈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登錢授將作監丞進判吉州就轉右贊善大夫張齊賢薦為著作郎名見便殿言得門者太宗嘗之權戶部推官尋為淮南轉運副使時願外計者多挾權勢自尊敏中獨謙和待僚屬以禮勤於勸最職務修舉名入獻所著文加直史館趙遷左司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銀分賜法吏敏中獨不受俄坐妖尼道安獄連判官張去華以累落職知廣州兼督市舶潔已著聞擢轉運使召為工部郎中上飛白書其名付中書樞密直學士會奏通進銀臺司事多壅遏或至漏失請命官專蒞即以領之自是浸寢大任矣先是權無為軍皇甫侃以貽敗發書歷詣朝貴敏中視其名不發繼遣去侃家僅以書納箭中奏之臨江傳舍有忌者言下御史馳

弘簡錄 卷一百
捕緝賊封題如故上大興召見慰諭激賞之夾意登用自赴召繼百餘日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時西北用兵主夾機議明辯有才畧遇事敏速二邊要會莫不周知真宗立進戶部侍郎咸平初參知政事從幸遼淵因大兵後議遣重臣慰撫河

北河東命為安撫大使發禁兵萬人從之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安喪帝問不更娶王嗣宗素忌敏中言實議王承衍女弟期約已定豈云不娶又違詔質故相薛居正宅坐罷知永興軍時舊相出鎮多不以吏事為意敏中獨盡心民務景德初復兵部侍郎李繼遷卒遣命子德明歸順轉鄜延路緣邊安撫使許以便宜從事有告禁卒欲倚僂為亂者敏中密伏甲廡下明日置酒召賓僚縱閑離入聘於中門外徐召至階擲伏出盡擒之果各

伐短刀卽席斬之命屏屍掃庭張樂宴飲如故坐客股慄邊鄙
肅然帝聞之稱賞將復召用因德明誓約未定徒知延州委以
經畧東封用宿望入權東京留守禮成拜尙書右丞領吏部選
擢工部尙書資政殿大學士賜詩褒寵祀汾陰復命留守厚重
鎮靜人情帖然賜詩慰勞五年復相兼中書侍郎充景靈宮使
官成進兵部尙書仁宗立改吏部尙書奉安太祖聖容應天院
爲禮儀使謁太清宮又爲儀仗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
國史時謂異數徒玉清昭應宮使引老不允以重陽宴歸中風
貶明年薨年七十二帝臨哭之勅報朝三日贈太尉中書令諡
文簡子及諸婿親屬並遷官有差爲人性端厚有儀矩臨事識
大體慎於拔引靜密遠權雖當大事若已不預帝嘗言其大耐
官職弘道錄故雖至衰病眷顧不衰及追贈草制特諭益以淳
謹溫良四字有文集十五卷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
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師殿中丞傳範見外戚孫經絳絳俱
顯官後因經女欽聖憲肅皇后勅恩追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
經吳王

弘簡錄

卷一百

上

李輔宋二

畢士安本名士元字仁叟以諱改會祖宗昱雲中令祖球代州
別駕遂家焉父父林觀城令士安少好學孝事繼母祝氏母命
遠求良師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復爲鄭人登進士辟祁帥
楊廷璋掌書記歷濟州團練推官專掌堯權歲課增羨太平興
國初爲大理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納土送知台州言湖海新
民始沾天子之命宜有以安輯之願改錢氏叛圖虛張賦數一
用舊籍從之遷右贊善大夫徙饒州還爲監察御史復出知乾
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稍田務雍熙二年遷左拾遺

弘簡錄

卷一百

上

李輔宋二

諸王出閣慎擇僚屬命兼冀王府記室參軍賜襲衣銀帶鞍馬
上召語曰王生長宮庭未聞外事年漸長成必資良士贊導使
日聞忠孝之道又詔府僚各獻所著文上閱視累日問其才已
見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俄擢知制誥王願留不許淳化二年
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同知貢舉以疾請外知潁州真宗尹開封
召爲判官升儲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權開封府有近臣怙
勢強取民間已聘之女夫家往訴奏還之咸平初拜禮部侍郎
兼學士校勘三國晉唐等書尋以口疾求外改兵部侍郎知潞
州景德初入爲秘書監進選將餉兵理財五策上嘉納轉吏部
侍郎兼知政事入謝上方倚爲輔相問邊方多故誰可與卿共
事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也上曰聞其奸剛
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
蓄積朝臣罕出其右第不爲流俗所喜耳今天下之民雖蒙休
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上曰然
當藉卿宿德鎮之乃拜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命班準上有布衣
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自明士安力辯其誣
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無何契丹引兵二十萬分掠
威鹵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高陽東駐陽城轉窺貝冀天雄
上坐便殿問二相策將安出士安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
請幸澶淵士安言當在仲冬行準請亟往語在準傳契丹遣王
繼忠請和上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信對曰臣嘗得降人言契丹
雖深入屢不得志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
巢穴此殆不妄臣敢任之力贊特許其和大計已定嚴兵將行
值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議者聞言兵未宜北應在

大臣適士安臥疾請昇從不許移書告準願以身當星變惟君勉之已而少間追見於行在曹利用還約定歲遺銀絹三十萬朝論皆言太費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亦不久還京建議舉按邊要守將易置李允則雄州馬知節定州孫全照鎮州楊延昭保州諸所擇用各得其任恐邊鄙所獲馬牛并遺民物建議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趙德明亦內附中外畧安乃量時制法次第施行請復制舉增置六科以廣人材二年復病求免致論視事十月晨朝至殿廡疾作上步視已不能言輿歸薨年六十八上語輔臣善人淪沒深可悼惜駕臨發哀展朝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簡為人端方沉雅清識醞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耗讀書不輟手自營校或親繕寫清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語人曰平生仕宦無赫赫之譽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所交游無黨援惟引重王祐呂端友善王旦寇準楊億自幼識門人王禹偁陳彭年資性異常教以學業遂登科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草詞也真宗嘗對近臣稱其仍躬慎行有古人風旦亦奏謂清慎平比仕極通顯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其不負陛下所知上感歎加賜白金五千兩錄其子世長衛尉卿慶長太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水部員外郎從簡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節度推官從益太祝從周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假仕至郡守仲衍字夷仲初蔭陽翟主簿鋤惡長善登第調沈丘令歐陽修呂公著薦爲司農主簿升司農丞吳充引爲中書檢正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官制局檢討文字繁夥區別分類損益刪補曲盡其富凡從中問必須仲衍然後報

弘簡錄

卷一百

三

宋

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爭傳之上元夕與高麗使者宴東閣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答時以爲寵極起居郎年四十三暴疾卒仲游字公叔登第調衛丘柘城簿轉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元祐初爲衛尉丞同黃庭堅張耒晃補之九人試學士院蘇軾擢爲第一補集賢校理早受知於司馬呂范諸人適居母喪兼時多故不求進用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爲文切於事理據有根柢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時司馬尤得政與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忠財之不足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殫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變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縱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就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向來用事者必將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之聽雖使石人聽之猶將動也以是廢者可復舉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發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令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使天子之心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而不足之論自無所措然後所論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矣且安石之居位中於其非其人故其法行今欲抹前日之弊而左右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以累百計之烏在其勢之可爲乎勢未可爲而欲爲之譬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後俱陷黨籍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爲都官郎中秘書少監卒

弘簡錄

卷一百

三

宋

寇卒字平仲華州下邳人父相晉開選中興王府記室參軍準
 少英邁過春秋三傳十九登進士投大理評事知巴東成安二
 縣每期會賦役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
 通判鄆州名試學士院授右正言上將廢禁王元佐言其官中
 自製甲兵恐至召亂準請令東宮於某月日某處攝行禮令左
 右侍從皆從陛下即搜宮中果有不法俟還而罪之一黃門力
 耳後果得淫刑器有刺眼挑筋摘舌等物一訊而服由是著名
 俄直史館為三司度支推官轉鹽鐵判官虞部郎中樞密直學
 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引帝衣復坐
 事決乃退上益嘉之曰朕得卿猶文皇之有魏徵也淳化二年
 春大旱咸以數對準獨稱刑不平所致因問所以不平狀曰願
 名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二府入準曰頃者祖吉王淮均侮法
 弘簡錄 卷十 李維宋二

受賊吉賊少伏誅淮至千萬以參政汚弟罪止杖仍復其官非
 不平而何汚頓首謝帝切責汚即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轉同知院事與知院張遜數爭事會道逢狂人迎呼萬歲遜嘆
 金吾王賓奏之互相短斥帝怒諭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待愈
 厚雖出尚念不置明年名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
 疏乞立儲帝怒而斥之中外無敢言者準入見帝足刺其察衣
 以示因問諸子就可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
 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聖心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可
 願即決定遂立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小民擁道喜躍曰少年
 天子也上初聞之不憚名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將置我何地
 準再拜賀曰社稷之福也帝喜入語后嬪皆前賀復出賜準宴

極歡而罷等以知秦州溫仲舒奏蕃戶居渭南者驅之渭北上
 恐蕃莫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關中因命準使渭北安撫
 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會南郊恩澤臣進秩
 極與準不協條上準擅權除拜不平數事適廣東轉運使職亦
 言準恣其冒濫引呂端張洎李昌齡曲為承奉不敢與抗上怒
 召責端等皆再拜請罪準獨力爭不已帝益不悅因數日鳥鼠
 尚知人意况人乎罷知鄆州真宗即位召還厚兵工二部侍郎
 為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為一命準兼定遂以六判官分
 掌之繁簡始均帝久欲相準難於獨任景德元年與畢士安並
 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時契丹內寇縱游騎
 掠近所聞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固意準曰是誘我也請練師
 命將簡號銳據要害以備之至冬果大入邊告急一女魯五
 弘簡錄 卷十 李維宋二

準不發笑自如帝大駭召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
 日餘即許幸州帝不得已始議親征既而契丹進圍瀛州直
 至貝魏中外震駭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
 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
 大驚親征朕即當還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
 之勢我得勝等奈何輕棄廟社幸楚蜀人心崩潰天下可復
 保邪遂決策及至南城眾請駐蹕以觀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
 過河則敵氣未懾不可以決勝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李繼隆
 石保吉分大陣扼左右四方赴援日至今何疑而不進帝猶未決
 準出遇高繼勳曰大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
 効死準復入對瓊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試問
 受等瓊即仰奏冠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速驚瓊即麾衛士

進帝渡河御北城門樓遠望見御蓋踴躍呼聲聞數十
里契丹相視驚愕帝遂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未號令明肅士
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
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傳歌
謠歡呼上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
督戰遇威虎軍頭張瑛守床子弩發矢中撻覽死乃密奉書請
盟準不從使者請益堅帝亦厭師將許之會有諸其幸兵以自
取重者準不得已遣曹利用如契丹議歲幣帝謂百萬以下皆
可準名至極語曰雖有救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此吾斬汝矣
利用至果如數成約而還河北罷兵皆準功也準在相位用人
多不以次適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
卿一吏職爾同列頗不悅而帝待之甚厚諸臣皆莫能及王

弘簡錄 卷一百 七 宰輔宋二

欽若尤深嫉之一日令朝準先退帝日送之欽若進曰陛下獨
敬準豈以漚淵之功耶臣意陛下當以爲地乃反以爲功何也
帝驚問故對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此行是也帝愀然不悅復
奏陛下聞博手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
悉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顧準寢憂無何罷爲刑部尚書
知陝州從東封改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契丹使過語曰相公
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
可耳祀汾陰命提舉貝德博道檢校賊公事遷兵部尚書
入判都省幸亳州權東京留守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
闕督責甚急轉運使李士衡沮之而準素惡特頗助士衡帝不
直準語王旦曰準剛念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此
其短也未幾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判河南府從永興軍準素不

信天書至是上巡檢朱能所爲天書於朝即改山南東道節度
使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中外皆以爲非祀南
郊進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上得風疾到后預致準請問言
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
爲之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因密令
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被酒漏言謂等懼奏
除太子太傅封萊國公合內都知周懷政謀欲殺謂相準罷皇
后豫政楊崇勳等知之以告謂謂旦事聞乃誅懷政降準太常
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他日問左右曰吾目
中久不見準何也左右莫敢對臨崩又言惟準與李迺迺可大任
其見重如此謂本出準門下事之甚謹嘗因會食中書英汚準
黃徐起拂之準笑曰祭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發耶謂甚懷
弘簡錄 卷一百 大 宰輔宋二

愧由是傾搆曰浚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踰年謂亦南
竄道過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拒之問家僮謀欲
報讐因杜門縱博伺行遠乃罷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
宴賓客多闖扉脫眇未嘗費油雖庖福所在必然炬燭與張詠
交善惜其學術不足其再召時門生勸以若至河陽病疾外補
策之上也僊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此其大也最下則再入
中書準不憚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天聖元
年遣人自洛中取至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
臥具就榻而沒歸葬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設祭哭於路側折竹
植地挂紙錢途月視之枯竹盡生荀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
以從子隨爲嗣明道二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公諡如故諡
曰忠愍皇祐四年帝感李東之言其保護之功詔孫抃撰神道

御蒙其首曰旌忠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人曾祖在欽避五代亂徙濮州為人深厚有器局嘗以文見柳開奇曰公輔材也登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徐充二州改著作郎直史館為三司鹽鐵判官東封復判兗州坐遷解失官謫監海州稅改右司諫起知鄆州名糾察在京刑獄遷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吏部員外為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為留守判官駕幸毫除知州事值亡卒羣剽城邑方大發兵捕迪至命悉罷之徐調知賊區處勤銳士擒斬以徇代歸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奏籍城中無賴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為翰林學士召對內東門時頗歲豐早問何道以濟迪曰祖宗置內藏庫正以備凶荒請發以佐國用帝因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示迪曰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三司毋示隱德何必曰借帝從之東封時勅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裁令塗墍而已及幸汾陰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迪言蝗旱之災殆有所警帝亦然之天禧元年秦州曹瑋屢請益兵帝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迪奏言關右兵多可分以赴何必再造因出佩囊中方寸小冊備書陝西兵糧數甚悉帝曰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瑋帝大喜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瑋已得兵勒而不動無何唃廝囉果犯邊使牒者聲言某日下秦州瑋方出兵復名問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捷奏果至帝訝何以知之迪曰唃廝囉兵遠來瑋以逸待勞臣以此知其必勝帝益重之由是大用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誅帝怒欲責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奏陛下嗣緒

幾許而乃為此上大悟命兼太子賓客詔與師傅禮同俄進禮部侍郎欲以代寇準為相迪固辭皇太子前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致謝帝頷曰尚可辭耶轉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景靈宮使上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迪贊之丁謂曰即上體平何以處之迪謂監國乃古制定議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請旨及謂擅權用事除吏多不以聞怒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由是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謂不當增置故事無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者欲遷迪為之明日制書出迪不敢受因奏謂閣上弄權黨曹利用馮拯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惟演烟家乃使百政準無罪反行罷斥臣願與謂俱罷付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尋出知鄆州太后恨迪嘗諫立已降為衡州團練副使或慮迪若死如士論何謂曰異日不過云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為秘書監歷知江寧府舒青兗三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入朝時太后垂簾語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今吾保發天子至此卿謂何如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適知皇太后盛德后喜以為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召為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性淳直不察范諷之誕景祐中坐諷姻黨罷為刑部尚書歷知亳相二州復大學士留京師與呂夷簡不睦奏其私交荆王元僊嘗為補門下僧惠清覺義夷簡辯以齋祠不預乃迪在中書所行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奏所部鄆兗州獄祠欲為上所年壽禱皇子仁宗不許久之改戶部尚書復大學士元昊攻延

州通願守邊帝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請
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後子東之奉迺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
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兼侍中諡文定帝為篆神道
曰遺直之碑改所葬鄧侯鄉為遺直鄉東之字公明曉暢國
朝典故登進士為館閣校勘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權侍御
史拜天章閣待制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自二府而下補舊之
門太濫詔裁定得減二千歷知荆南河陽瀘州改集賢學士判
西京御史臺富弼薦於英宗命兼侍讀帝初政頗欲肅正官省
束之諫以陛下長君立白宗藩衆方親望願曲為容覆從之擢
為工部尚書請老神宗拜太子太保致仕特命與李受同賜對
延和殿賜宴賦詩勸勞甚渥再遷少師卒年七十八弟承之
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登第調明州司法參軍營建免役議安

弘簡錄 卷一百

主 幸輔宋二

石稱之以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命檢正中書刑房察訪
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時
郡縣遇敏美利謂非朝廷本意悉裁正其數擢寶文閣待制為
同羣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承旨奏禁確險陂之狀治
相州獄多引朝士望風自折帝意始悟趣使詰問多得全有與
兄並命為龍圖閣直學士未幾拜給事中吏部侍郎終戶部尚
書姪肅之字公儀監監大名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堤
功就弗擾民悅之請為宰有盜令北戶置鼓墮以兵遠近皆應
盜為之止通判瀘州契丹使將過白郡守當示雄疆鳩工構城
屋凡千區擢知德州提點湖南刑獄儼嚴暴嶺外覲打諸境會
蔣偕失利亟追兵往躡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徙湖北轉運熙
寧間入奏值諒祚寇大順城帝訪以西事奏對稱旨擢為右諫

陳大夫知慶州徙瀛州遷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凡十年擢權三
司為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卒年八十二為人
內行修飭毋喪廬墓不入城郭及之字公達由蔭登第通判
安肅軍康定中夏人與契丹發兵並塞疆候戒嚴及之言二敵
以甥舅故特此以慰其心必不失誓好願毋過虞已而果然徙
通判河南亡卒張海倚山嘯聚白晝劫掠及之單騎與語論使
歸命罷知信州入判刑部王堯臣表其學行并上所撰次君臣
龜鑑八十卷韓琦薦名試館職除直秘閣歷開封判官知涇晉
陝三州以大中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五孫孝基字伯始進士
高第唱名仁宗稱為能世其家素性冲澹晏殊富弼將薦任館
閣欲令一見孝基辭不往歷知汝陰雍丘通判圓州守隨州事
來即斷不為證左同杜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之曰無他省事
弘簡錄 卷一百

弘簡錄 卷一百

主 幸輔宋二

平俄求養親改監崇福官判西京園子監官至光祿卿與父東
之同謝事頗留意攝生後十餘年無疾而卒李受字益之瀏
陽人治平中官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進給事中龍
圖閣直學士拜刑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冊曰敏中大耐後裔驕馴勳恩特異羣宰莫儔瀝淵之役
畢寇協謀二相齊心海內同休迺雖屢贖厥非已尤自茲
以往謗語相尋

弘簡錄卷一百之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三

王旦 父贈子素孫華弟之孫古震兄慈弟旭子贊

王欽若 丁謂附林特 陳堯叟父名華弟 堯叟

馮拯 子行已 曹利用 夏竦父永修 子安期

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縣人曾祖言唐黎陽令祖微後唐進士

官左拾遺父祐字景叔篤志詞學性剛儉有雋氣晉天福中以

文謁桑維翰名聞京師辟鄆帥杜重威觀察支使時漢祖移鎮

睢陽重威心懷反側祐勸以必無反漢仕周令魏縣南樂入宋

拜監察御史知光州乾德三年擢知制誥六年加集賢修撰改

知潞州饋餉無乏朝議符彥卿鎮大名有異志令祐代之兼伺

察動靜祐舉百口明其無他願以五代之君猜忌誅殺為戒由

是獲免擢兵部侍郎知貢舉簡拔寒俊畢士安柴成務皆其所

取盧多遜傾趙普累諷祐比已祐不從舉宇文融排張說事勸

令釋憾多遜不悅後果敗人服其先見生三子懿旦旭世多稱

其陰德祐手植三槐於庭志曰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卒年六十

四旦自幼沉默好學登第任大理評事知平江有善政遷將作

監丞運使趙昌言妻以女代還監潭州銀場何承矩薦為著作

佐郎預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請建常平塞兼并之

路淳化初王禹偁又薦獻文名試命直史館拜右正言知制誥

不十年繼父任時論榮之明年同知貢舉加處部員外郎同判

流內銓兼知考課院趙昌言參政收禮部郎中充集賢修撰

罷後仍判院事賜金紫至道初知理檢院進兵部郎中真宗即

位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

賢旦嘗因奏事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斯人也同列錢若水

有人倫鑒每曰王君交符筮壑梁棟之材貴不可涯李沆亦推

重之咸平三年復知貢舉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

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澶州值雍王元份暴疾命馳還代權留

守奏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閒未聞捷報當如何

帝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既至直入禁中號令嚴肅駕還家人

尚未知反迎於郊加尚書右丞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帝納王欽若之說謂自古以來希

世絕倫之事必得天瑞然後為可帝曰天瑞安可必得欽若曰

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則與自天者無異也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請乘

間諭以聖意旦勉從之因名飲歡甚賜以醇酒曰歸與妻孥共

之既歸發視皆美珠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不復異議祥符初

為天書儀仗使封泰山為大禮使進中書侍郎攝封禪頒祀汾

陰并謁太清宮奉聖像皆為大禮使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仍攝祠壇頌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王清昭應宮使景靈宮建

為朝修使兼天書刻玉使還賜御廐三馬昭應宮成拜司空以

慘恤不赴京師酬宴賜詩導意旦柄用凡十八年為相踰一紀

遇契丹修和四夏守誓約天下宴然務守祖宗之法力行故事

儀所變改帝久益信任之其與人寡言笑然坐終日每羣臣論

事異同一言徐定歸家或不去冠帶靜室獨坐家人莫敢窺歲

聖帝使人於野得死者以示執政眾欲稱賀旦持不可一日方